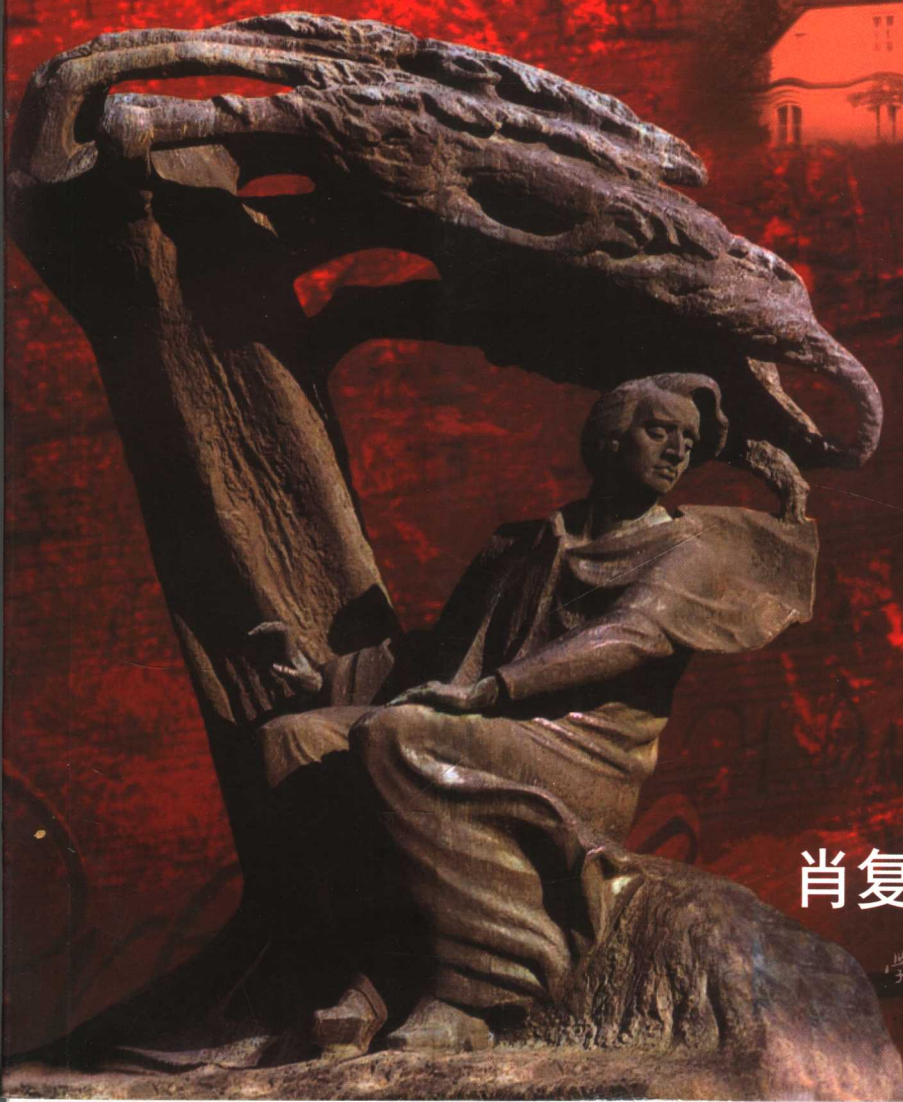


CHUNTIAN QU KAN XIAOBANG

春天去看肖邦

音乐笔记续编



肖复兴 著

学林出版社



春天去看肖邦

音乐笔记续编

肖复兴 著



学林出版社

G. SCHIRMER, INC., NEW Y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去看肖邦:音乐笔记续编/肖复兴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730-271-1

I. 春... II. 肖... III. 音乐—随笔—文集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687 号

春天去看肖邦

——音乐笔记续编



作 者——肖复兴

图片提供——周贤能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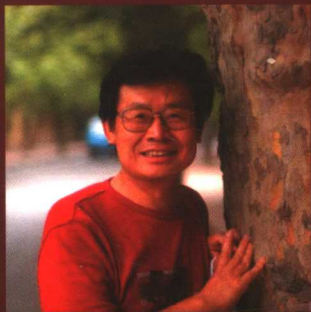
字 数——28.5 万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271-1/1·57

定 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十年。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并担任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九十多部。近著有《蓝调城南》、《我的人生笔记》、《黑白记忆》、《浪漫的丧失》等。曾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近著《忆秦娥》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自序



在网上,我曾经读到一位读者的帖子,说是在他从美国转学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整理越发沉重的行李箱,准备淘汰一些书,好让行装轻一些,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音乐笔记》那本书又塞进了箱子里。像孩子总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看到这里,我有些感动,并有些稍稍的得意。但我知道,这是我浅薄的虚荣心所致。

一晃,《音乐笔记》出版已经七年了。它已经再版了七次,是我已出版的书中再版次数最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写得有多么的好,而是说明这个世界上和我一样的爱乐者是多么的多。“同是天涯爱乐者,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一位爱乐者写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好的音乐,如同好的女人一样,总能让我们感动又难忘。凭着好的音乐,我们可以走遍天下,随处都能找到好的朋友。

七年过去了,有读者曾经来信希望我能够再写一些,并能够把在《音乐笔记》之后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合集出书。学林出版社社长曹维劲先生和责编,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才使得这本书作为《音乐笔记》的续编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曹维劲先生,也应该感谢上一本《音乐笔记》热情相邀的老友肖关鸿先生,还有为这两本书配上精美图片的周贤能先生。

这本书是《音乐笔记》之后七年中我所写的音乐散文的一部分,我精心挑选了五十余篇文章,奉献给一直关心我的读者,算是一种汇报,也是一种分享。

在编选这本书的时候,我坚定地把书名叫做《春天去看肖邦》。

这倒不仅仅因为三年前苹果花和樱花将要开放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到了肖邦的故乡——华沙郊外的沃拉村。有意思的是,编选这本书的那几天,我发现了儿子前些天回国休假时候留下一个盒式录音机,回去的时候没有带走,显然是被他淘汰的物件。如今,CD 流行,盒带已经很少有人听了。我从音响旁早已打包的箱子里,随手找出了一盘盒带,放进录音机里一听,居然那么熟悉,竟然是大约二十年前我最初听音乐时录下的乐曲。岁月无情地逝去,我都已经老了,盒子和带子都尘埋网封,但它们还那样的悠然动听。

我禁不住暗想,在所有的艺术中,大概只有音乐有这样保鲜的奇特功能,即使过去了多少漫长的年月,哪怕乐谱都苍老得发黄甚至破旧不堪,只要一响起音乐来,照样青春依旧。别的艺术行吗?绘画行吗,总要老旧而斑驳;雕塑行吗,总要风化而破损;文学行吗,总要显得过时而变得隔膜或难懂……

何况这盘盒带里,录下了除亨德尔的“广板”、舒曼的《梦幻曲》、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德沃夏克的新大陆的第二乐章……还有肖邦的《小狗圆舞曲》、《雨滴前奏曲》和《升 C 小调圆舞曲》。其他音乐家每人只录了一支曲子,唯独肖邦录下了三支曲子。这里有我岁月的回忆和情感的轨迹,是这些音乐让逝去的日子复活,而且那样的有声有色,甚至须眉毕现。这是只有音乐才会拥有的奇迹。他们是我音乐入门的向导,肖邦曾经是我的最爱。

我坚定地把书名取为《春天去看肖邦》。

我始终认为,一切艺术都向往音乐的境界,所有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

我曾经说过,在一个越发物化的社会里,人们的需求越发变得实际、实用而实惠(我称之为“三实”主义),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对,紧张、繁忙又充满种种不公乃至邪恶的生活,挤压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虫子一样,只会匍匐在地,蠕蠕爬行。在日复一日的惯性生活之中,唯有艺术能够与这样的生活拉开距离;而在艺术中只有音乐最不带功利色彩,而以它最为纯正的浪漫主义和我们的心灵相通相融。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得以放松、

喘息以及心灵的平衡,我们可以和我们以往的任何回忆相逢,和我们向往的任何情感相拥。可以说,只有音乐,能够把我们涌动在心里想说又说不出话语最微妙地表达出来;只有音乐,能够让我们漂泊无根的心灵有所依托。

希望喜欢《音乐笔记》的读者,能够继续喜欢这本小书。愿我们能够在这本小书中继续相逢。

2007 年 1 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

俄罗斯气息	2
百年海菲兹	12
我听威廉斯	16
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	21
忧郁的戴留斯	27
巴托克的启示	32
月光下的勋伯格	40
邀舞韦伯	44
西贝柳斯的声音	51
牧神午后	58
面对欣德米特	67
科普兰印象	74
十七分半钟的里亚多夫	80
格里格断章	
——格里格逝世百年祭	85
偶然间听了布里顿	95
大提琴,小提琴	109
竖琴长吟	116
巴赫和亨德尔	122
舒曼和舒伯特	129
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135

音乐和爱情	140
只为聆听而存在	146
莫扎特巧克力	159

第二辑 马勒扎我们脸上有点疼

芝加哥听乐	166
孤独的吹笛人	170
春天去看肖邦	173
小牛皮肖邦	178
马勒扎我们脸上有点疼	182
捷杰耶夫的胡子和手指	185
斯美塔那大街	188
古典也流行	
——答四川音乐学院同学问	194
“制高点”	197
宋飞为什么流泪	201
媚雅的新年音乐会	205
父与子式的永恒矛盾	208
爱国歌曲：从黄河到蜗牛	212
为什么说的比唱的还要苍白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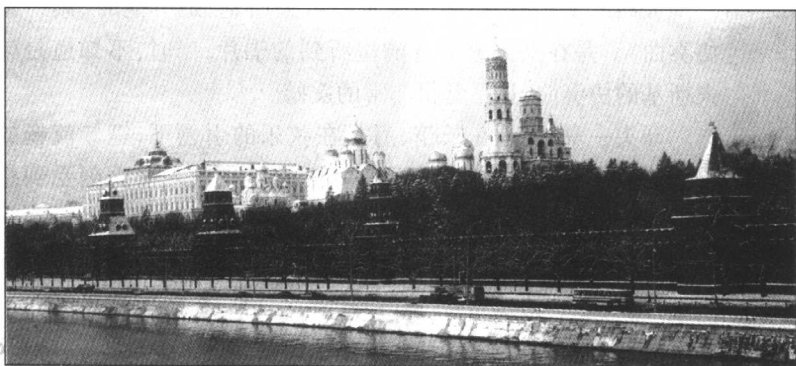
第三辑 到纽约找鲍勃·迪伦

花儿开在粪土之上	
——听苏阳	222
答案在身上还是在风中	
——听胡吗个	227
沧桑的崔健	232
重听张蔷	235
该皈依巫师还是找一个牧师	239

爆炒腰花和蔡琴	243
到纽约找鲍勃·迪伦	246
草莓园	256
灵魂的吟唱	260
民谣的魅力	263
乱星的吟唱	266
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272
哈利路亚不是一种皮鞋	277
抱小猪的阿莫斯	281
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头	
——关于凯特·布什	287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	297
在时间中流淌的音乐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300

第一辑

冬天和春天里的 拉赫玛尼诺夫





俄罗斯气息



一、柴可夫斯基

大约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是听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在别人家的音响里听到的唱片,当时,不知道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只是觉得非常的震撼。

开头一章,先是在长笛、后是在弦乐的引领下,钢琴流畅的音符一路逶迤而欢畅地奔泻而下,要命的是我也一样立刻受到感染不说,而且觉得音乐里描绘的那情景怎么越听越像是我青春时期曾经到过的北大荒。特别是开春黑龙江开江时冷冽而急流奔腾的江水冲撞着大块大块的冰块,伴随着江风浩荡,轰鸣着,回荡着,一直流向远方。在北大荒时,我站在江边常常会想,冬天的时候我们还在江上面跑过汽车,那样厚重而宽阔的千里冰封一下子就消失了,看到那样巨大的冰块在冲撞中一点点变小、融化,被江流毫不留情地带走,在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的同时,也感到生命的无奈,以及一种心里冲撞着的莫名的悲壮和孤单无助。这首钢琴协奏曲,同样让我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悲壮和人的渺小,脑子里抛不开的是北大荒这种难忘的情景。

乐曲戛然而止之后,才知道是柴可夫斯基的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便怎么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当时甚至还在想,这不是属于我们北大荒的音乐吗?



柴可夫斯基（右二）1890年与友人在一起

柴可夫斯基就这样能够轻而易举地和我们相亲相近。几乎每一个中国喜欢音乐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容易被柴可夫斯基所感染。这大概是音乐史中一个特例，或者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便是柴可夫斯基自己本人也会莫名其妙吧？

丰子恺在20世纪初期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的悲观色彩，并不是俄罗斯音乐的一般的特质，乃柴氏一个人的特强的个性。他的音乐所以著名于全世界者，正是其悲观的性质最能够表现在‘世纪病’的时代精神的一方面的‘忧郁’的原故。”我不知道丰先生是不是说得准确，但他指出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迎合了所谓“世纪病”的时代精神一说，值得重视。而对于一直饱受痛苦、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一直渴望一吐胸臆宣泄一番的我们中国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确实是一帖有种微凉的慰藉感的伤湿止疼膏，对他的亲近和似曾相识是应该的。

柴可夫斯基的旋律，是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的。特别是在他的管弦乐中，他能够鬼斧神工般在其中运用得那样得心应手，逢山开山、遇水搭桥一般手到擒来，那些美妙的旋律仿佛是神话里藏在森林的怪物，可以随时被他调遣，为他呼风唤雨。在他的那些我们最能够接受的优美而缠绵、忧伤而敏感、忧郁而病态、委婉而女性化、细腻而神经质的旋律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的强烈，有火一样吞噬的魔力，有水一样浸透的力量，也有泥土

一样厚重的质朴。如果要概括柴可夫斯基旋律的特点的话,那就是绚烂、浓郁。在这一点上,柴可夫斯基比他的老师莫扎特和门德尔松还要炽烈一些,这种炽烈,也许构成了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俄罗斯气息吧?

柴可夫斯基是特别注重他自己音乐的俄罗斯气息的,他曾经对梅克夫人倾吐过自己的心声:“至于我作品中的俄罗斯气息,我可以告诉您:我开始作曲的时候,常常有意地引进某些民间曲调,有时它自动地出现,并非有意安排(如在我们的交响曲的末乐章里)。我作品中的这种民族气息,与我在旋律和和声中运用的民歌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从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俄罗斯民间音乐所特有的美感即已充满我的心灵。我极为热爱所有以各种各样方式表现我们的民族气息。一句话,我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柴可夫斯基的这番话,对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乡村、自然、民间音乐,和心灵相通相融,才能够造就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自己民族的气息。

二、穆索尔斯基

穆索尔斯基是一位退伍军人,为了参加俄罗斯著名的“强力集团”的活动而毅然退役,自因母亲去世而第一次酗酒之后,终生酗酒成性,在音乐家中,大概只有西贝柳斯能够和他相比。只是虽然

一样是喝酒,但西贝柳斯活到了九十二岁,而他只活到四十二岁。

然而,穆索尔斯基是“强力集团”中的一个例外的天才,据说在他五六岁还根本不懂得钢琴的黑白键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想像,把保姆讲给他听的童话故事在钢琴上面煞有其事地弹奏一番,但其实,即使到他长大之后,他

穆索尔斯基:
“强力集团”
成员



连基本的作曲法都不懂。巴拉基列夫是他的老师,教授给他最基本的曲式结构,才让他走上了作曲家的道路。“强力集团”真的是一个有意思的集团,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一帮并不真正懂得音乐的人,魔术一般神奇地变成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看来学院派并非是造就人才的唯一途径,自学成才也需要一个好的团体和其所创造出的氛围。



巴拉基列夫:
“强力集团”
成员

但是,如果以为“强力集团”存在的意义,只是教会了穆索尔斯基作曲法,那便把“强力集团”当成了一个业余补习班了。在那个年代,俄罗斯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政治变革,沙皇尼古拉一世对于农奴的残酷镇压,使得“强力集团”更加团结,并愿意为彻底废除农奴制、争取俄罗斯的未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音乐不仅仅只是纯技术的活儿。穆索尔斯基曾经在给巴拉基列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正在经历着一种再生,我被引向接近俄罗斯的一切。”

穆索尔斯基的作品非常值得一听。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展览会上的图画》(钢琴组曲,后被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组曲,非常流行)、《荒山之夜》、独唱歌曲《跳蚤之歌》。每一部作品都是那样非同凡响。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展览会上的图画》,百听不厌。

穆索尔斯基在三十五岁时创作的《展览会上的图画》,无疑是最值得一听的作品了,嘹亮的号声一响,会让你的心里一震,长笛的悠扬之后,弦乐如一片群蜂透明的翅膀轻轻地掠过芬芳的花丛,就让你无所适从地醉倒在他芬芳的音乐里了。他将对绘画的感受演绎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以散文般的方式带领我们徜徉在那样缤纷的花丛之中。

听惯了柴可夫斯基,听这部作品,会让我们耳目一新,有那种起伏跳跃着犹如阳光斑点在波光潋潋的溪流上面闪烁的感觉,是

有些感伤得腻人、润滑得可人的柴可夫斯基不能够给予我们的。如果以绘画作比喻，穆索尔斯基已经不是如列宾那样给我们只画那种写实味道很浓的油画了，而是有点印象派点彩画作的味道，兴之所至，随意挥洒。如果以大自然作比喻，穆索尔斯基已经不是那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俄罗斯的长满白桦的温馨原野，而是白令海峡的冷峻风浪。

穆索尔斯基还有一首小品：管弦乐序曲《莫斯科的黎明》，虽然很少上演，也是非常值得一听的作品。他把莫斯科的黎明用他无与伦比的音乐天才演绎成了一幅莫奈一般扑朔迷离的风景油画，明灭之间的光感，朦胧中的瞬息万变，妩媚里的汁水四溢，格外丰沛迷人。同样的大自然风光，他的演绎能够让我们体味到大自然的心一样——深至骨髓。

在所有俄罗斯的音乐家中，大概只有穆索尔斯基最具有独创性和现代性了，对于后代的影响超越了他自身。在这一点上，连柴可夫斯基都远远赶不上他。他直接影响了德彪西和拉威尔，可以说是他开了印象派音乐之先河。他对于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摇滚音乐的影响，更是他自己都会始料未及的。奇怪得很，许多摇滚乐队都对穆索尔斯基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老艺术摇滚乐队“E. L. P”和“橙红色的梦”（Tangerine Dream），都不约而同地对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感上了兴趣。也许，穆索尔斯基的不安分在音乐里和摇滚暗暗合拍，这说明古典音乐和摇滚之间并不一定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冥河。“橙红色的梦”在他们专辑的第一支曲子就用电子音乐将《展览会上的图画》的序曲兴致勃勃、自娱自乐地作为自己的开场白；“E. L. P”则干脆把《展览会上的图画》用摇滚的方式完整地从头到尾、不厌其烦地演奏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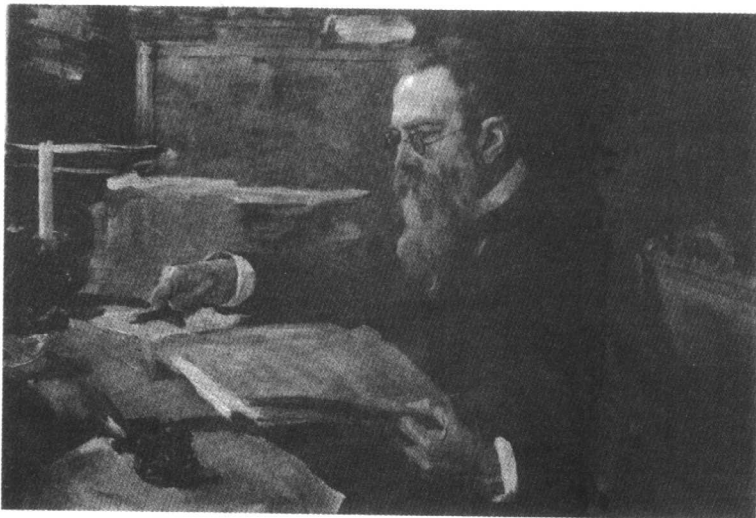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为什么在俄罗斯的音乐家中，只有穆索尔斯基能够做到这样？看来，美妙的旋律，并不是音乐的一切，就像大自然中，天青日朗，山美水秀，并不一定就是最美好的风光一样，新鲜的风，纵然冷冽一些，却往往能够让麻木的神经为之一振，让千篇一律的艺术清醒而瞩目。

三、里姆斯基-科萨柯夫

海军上尉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虽也是自学成才,却是“强力集团”中最有理论修养和成就的一位,他后来成为了彼得堡音乐学院专门教授实用作曲和配器法的教授,他的学生中就有以后的现代派大师斯特拉文斯基和格拉祖诺夫,而西贝柳斯当初也想慕名拜他为师,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里姆斯基-科萨柯夫一生创作丰厚,大概是“强力集团”中收获最多的一位了,光歌剧就有二十部,管弦乐也有二十部。他在歌剧《萨达阔》中的《印度客人之歌》、在歌剧《萨丹王的故事》中的《野蜂飞舞》,已经成为现在音乐会上常演不衰的必备曲目。当然,他最有名的还得数进行曲——《天方夜谭》,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尽管刻薄的德彪西说它“与其说是东方,不如说是百货商场”,但令人眼花缭乱的配器,东方热情中含有冷峻色调的旋律,还是足以目眩神夺的。

这是一部描写大海的乐曲。世界上描写大海的乐曲有很多,但这一部是独特的,说其独特,以我看来,有这样三点:一是在于它是完全以俄罗斯的音乐语汇来描写大海的;二是在于它描写的完全是东方的大海,区别于德彪西西方的大海;三是在于它描写的是



里姆斯基-科
萨柯夫:“强
力集团”成员